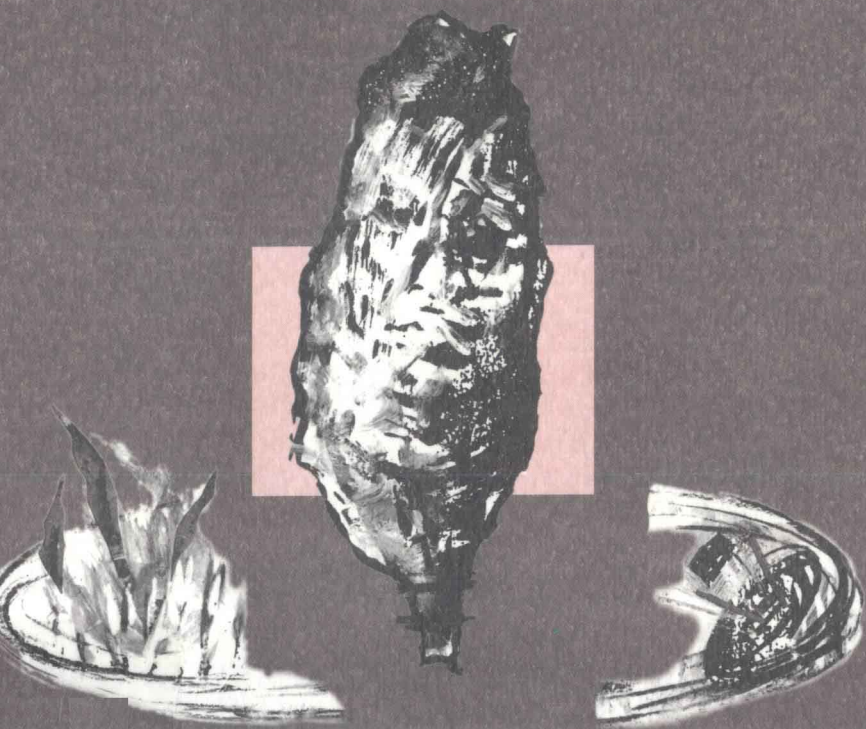


龍應台與 台灣的文化迷思



黃梁 主編

紫藤文化叢書 1

龍應台與台灣的文化迷思

黃梁 主編

紫藤文化叢書 1

龍應台與台灣的文化迷思

主編：黃梁

叢書策劃：紫藤文化協會

編輯：徐蒼 張悅歆

封面設計：高興

出版：唐山出版社

106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樓

電話－（02）23633072

傳真－（02）23639735

郵撥帳號－05878385 戶名－唐山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832號

網址－<http://www.tsbooks.com.tw>

電子郵件－tonsan@ms37.hinet.net

錄音整理：徐實邦、鄭嘉華、丁慰慈

文字校對：黃梁

印刷：國順印刷公司

初版：2004年12月

定價：280元

◎出版贊助：台北市文化局

龍應台與台灣的文化迷思/黃梁主編。

-- 臺北市：唐山，2004[民93]

面：公分。－（紫藤文化叢書：1）

ISBN 986-7748-56-5 （平裝）

1. 台灣－文化－論文，講詞等

541.262

93016313

出版說明

「紫藤文化叢書」由紫藤文化協會主編，預計將歷年來，在紫藤廬蘊蓄勃發之文化活動精萃內容集成出版。編輯出版叢書計劃，一方面是做文化積澱，延伸思想與再反省；另一方面藉著出版品的流通，將紫藤廬人文精神理念廣為傳播，推動社會變革，豐富文化生活內涵。



目 錄

序言：在龍應台與紫藤廬之間	1
1-1 文化的荒原或沃土？	7
主持：周渝（紫藤廬創辦人）	
主講：王鎮華（文化研究學者、德簡書院創辦人）	
郭力昕（評論工作者、政大傳播學院講師）	
石計生（詩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黃麗玲（銘傳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何乏筆（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	
1-2 現場對話	31
2-1 社會病徵與歷史脈絡	57
主持：陳光興（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	
主講：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陸蓉之（藝術評論家、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教授）	
劉維公（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陳板（社區營造工作者、第三工作室負責人）	
路況（東海大學美術系助理教授）	
2-2 現場對話	91

3-1 誰來播種與犁鋤？ 115

主持：周渝（紫藤廬創辦人）

主講：李明輝（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李雅卿（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主持人）

鍾喬（詩人、差事劇團團長）

蘇芊玲（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

杜文仁（文山社大核心課程推動委員會召集人）

3-2 現場對話 161

4-1 台灣的文化願景與心靈夢想 189

主持：錢永祥（殷海光基金會董事長、中研院社科所副研究員）

主講：陳芳明（政大中文系副教授）

楊渡（中時晚報總主筆）

廖嘉展（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徐淑卿（文字工作者）

黑米（IC設計公司人事課長）

4-2 現場對話 227

5-1 龍應台演講 255

講題：面對大海的時候

5-2 文化自由論壇 267

主持：南方朔（文化研究學者、新新聞周刊發行人）

主講：向陽（詩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作者）

伊格言（淡江大學中文所研究生）

余承儒（中山大學企管系學生）

6-1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龍應台） 289

6-2 五十年來家國（龍應台） 297

6-3 紫藤廬「野火再度燃燒之後」系列座談資料 317

在龍應台與紫藤廬之間

文/黃梁

2003年6月13日，龍應台發表〈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一文，7月在各地媒體同步刊登〈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激起了華文世界激烈的文化論辯。龍應台文章內容輻射的國際化/本土化、中國文化/台灣文化諸問題，無意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積鬱已久、遍地可見的爭執火線。饒有興味的命題是：龍應台文章包藏的能量為何如此巨大？為什麼它既能激動人心又令反對者深惡痛絕？

有人讚許它直言議論體貼人心的道德勇氣。

有人推舉它環繞國際視野，擅長文化綜理的大塊文章。

有人疑惑它對台灣社會歷史進程的扭曲與偏見。

有人批判它與台灣民眾、土地的生活情感有巨大隔閡。

有人不快它含藏教化意味，全知全能的批判觀點。

更啟人深思的是，這些波湧的感思背面幽微顯現的台灣人文面貌：歷史脈絡糾纏、文化情感錯綜；這或許才是龍應台文章真正高明之處，它拋石問路準確擊中台灣文化結構性問題的湖心，激盪起不可思議的廣大漣漪。

其實我更欣賞龍應台沈厚內省的文章，如1996年發表的〈乾杯吧！托馬斯曼〉。

〈乾杯吧！托馬斯曼〉處理「流亡」的主題，寫張愛玲移民美國後的失語症；寫葉石濤被迫成為旁觀者的時代處境對

余光中來說竟成鄉愁之奇異對照；寫德國納粹時期大文豪托馬斯曼流亡美國，回答記者有關流亡問題時流露的文化自信心：「我托馬斯曼人在哪兒，德國就在哪兒。」輾轉托陳文化文本與譯本間微妙而巨大的差異。文章結尾，龍應台漫步行過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時，浮上一段自我詰問的獨白：「難道說，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個隱晦的譯本。乾杯吧，托馬斯曼！」

文章可以載道、針砭時事、照鑒人心，同時也是作者心靈迴響、精神顏色的真實投影，龍應台自發表《野火集》從事激情批判，乃自回歸台灣實踐文化理念的諸種言談行誼，與龍應台所催發蔓延的文化現象，不斷引起關懷台灣文化命脈的人士論辯與臧否。

對比於〈乾杯吧！托馬斯曼〉的沉靜，〈五十年來家國〉等系列文章顯得喧囂跳躍，直逼人心的寫作策略，刺激台灣沈悶已久的文化論壇暫時甦醒過來。對於台灣的文化迷思，清濁難辨的認同問題恐怕一時難以判然澄清；但我更關注台灣社會普遍耽溺于喧囂刺激的文化消費習慣，再沒有能力回應深沈平淡的文化體性與人格性情。在偏重人物與事件報導的大眾傳播媒體之外，能否開創一個可以深入討論觀念思想、交流實踐體證的公共論壇空間？這是接續大眾媒體與網路論壇「挑戰龍應台」系列文章之後，紫藤廬舉辦「龍應台與台灣的文化迷思」系列座談的自我期許，願望發自不同社會位置、抱持不同文化觀點的議論，在紫藤廬一貫秉持的開放對話空間裡，進行台灣文化圖景的辯證與重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紫藤廬」在龍應台的文章〈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裡顯影為「文化主體」的象徵，一個在全球化勢不可擋的潮流下跳脫台灣內向性島國思維，能以自信的步履與全球性文化殖民平等對話的本土性文化圖騰。龍應台提到：「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依循上述文化理念，以我三代人落腳艋舺的生活背景來選擇本土性文化象徵，「龍山寺及其常民文化」恐怕更貼切台灣傳統文化生活內涵，君不見新春許願廟口浩蕩的人潮麼！從尊重血脈傳承與歷史情感的立場，我必須以三代人的眼光來看「何謂台灣文化？」；「台灣文化的母體」，我認為，是以身體記憶為本的一種人性情感，它優先於外造的族群觀念，也優先於後天傳習的文化教養；認同它，是由於文化習俗在生活中的浸潤作用，是啟源自個人對生存場所的依靠，不干涉價值判斷的好與壞，也不干涉國族想像的是與非。因此之故，我與龍應台在文化關懷上的立足點確實迥異；但在探索的視野與價值的認同上，珍惜文化的人無不渴望觸手成春，誠心即是芳草地，歐洲文化、希臘文化、台灣文化、中國文化，都有值得尊崇學習的地方；紫藤廬的空間氛圍、歷史脈絡、精神氣質也是我們共同關愛的文化質素。

那麼，紫藤廬究竟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它值得龍應台提點標舉為文化象徵？

加拿大導演Anika Tokarchuk，以電影《高山上的世界盃》拍攝過程，與「紫藤廬茶館」作為素材剪接的文化紀錄片《幻影人生》，2004年5月在紫藤廬花廳公開放映時，我問導演「紫藤廬」在片中的象徵意義是什麼？Anika Tokarchuk即席回答：「紫藤廬就像似我們的心。」善哉！不負此一開放性文化場域美名。紫藤廬曾經是五〇年代自由主義者周德偉、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思潮激盪的搖籃，七〇—八〇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新生代」熱情澎湃的聚會場所，1976年台灣第一個實驗劇團「耕莘實驗劇團」在此醞釀創辦，1981年成立茶藝館開台北市品茶藝術風氣之先，也是台灣第一個以人文歷史精神及公共空間內涵被指定成立的古蹟。為什麼如此豐沛的人物、事件、場景不斷匯聚於此自由出入？我猜想，也許是紫藤廬的場所精神流傳著一股捍衛自由的聲音，在這裡聚會、策動可以領受精神同盟的無形支撐罷！

2005年1月1日「台灣學運論壇第七場」在紫藤廬花廳舉行，講席上兩代學運主角錢永祥、吳叡人面對滿堂聽眾比鄰而坐相見歡喜，吳叡人提及早年來過紫藤廬，見大廳壁爐上懸掛的老宅舊照片中周德偉擬就的一幅對聯，印象深刻從此銘記在心：「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這是否即是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深刻的省思與批判？「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壁爐側邊鏡框裡，于右任飛揚瀟灑的草書，幾十年來靜默注視著大廳裡熙來攘往的過客；無論你識得它的真意

否，古老文明的精神內涵定靜召喚著我們，渴望與一代人的呼吸相融合。在我日常行坐於此的心靈感知裡，紫藤廬猶如懷抱著時代沈重憂喜的行者，一路頓挫行吟，他有表達的渴望，有不可溝通的沮喪，拒絕的睥睨，接納的豪情，轉身何妨相忘於江湖！「無何有之鄉」——陳運通開闊大器的書法橫絕於紫緣廳門楣上方。

紫藤廬多麼像一個「人」啊！吐納歷史情感與人性悲喜的生命，紫藤廬的基調始終是溫暖包容的，即使在寒冬急雨來客稀少時亦然。紫藤廬非僅是一個人文茶館，或負載歷史記憶的老房子，它自身即成生命主體，它是一座會呼吸的人性空間，波動不息蘊藉深遠的意念、情感構成它的生活律動，支撐它的筋骨。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洪流裡，多年來一再有人建議紫藤廬開設連鎖店，歉甚！紫藤廬是無法複製的；於是龍應台談起「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果然如此！願望紫藤廬涵藏大千、關照有情，就像似我們的「心」一樣，自在喜悅。

文化是運動中的生命體，而非僅是觀念意義的容器；文化是精神堅持的披荊斬棘，而非僅是裝飾生活的嘉年華，瞥見紫藤廬安然閑適神采奕奕，思索台灣文化也應作如是觀，期望台灣文化畢竟寬容大度。

乙酉初春黃梁寫于碧潭

第一場 ◎文化的荒原或沃土？

時間：2003.8.29 地點：紫藤廬

主持：周渝（紫藤廬創辦人）

主講：王鎮華（文化研究學者、德簡書院創辦人）

郭力昕（評論工作者、政大傳播學院講師）

石計生（詩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黃麗玲（銘傳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何乏筆（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

周渝（主持人）：

我們看到這一次龍應台寫的文章得到非常多的挑戰與反應，正面的、反面的，來自各界都有回響，我相信許多人仍有精彩經驗跟意見要表達，既然重點問題已經提出來了，我們藉著主辦系列座談會，把我們對文化的思索帶到更深的層次，留下深刻的反省與批判，期望對以後台灣的發展能發生正面作用。看到大家對文化命題提出這麼多回應，表示我們對這塊土地都非常關心，彼此站在不同的立場提出意見，撥開複雜的社會現象跟歷史脈絡結合成的文化迷思，讓彼此都能看到更多真相。

所以第一場的主題設計是「文化的荒原或沃土？」，龍文的提出，似乎讓我們看到了旗幟，可是我們更須要分析的是文化土壤，我們擁有的到底是怎麼樣的土壤？裡面是什麼成份？

是我們的資源還是毒藥？有沒有雜草？要把它除掉？這是我們第一場的目標。第二場則是針對大家提到的問題，對這塊土壤的診療跟藥方，到底我們社會的病徵與歷史脈絡是什麼？是龍應台的文章〈五十年來家國〉談到的一個重點，很值得深入探討。第三場做得更細緻，請真正在第一線的文化工作者，戲劇、電影、教育、社區工作者及女性主義者，請他們談談與這塊土壤資源的關係，他們在運作時是利用哪些傳統資源？以及他們在裡面所做的轉化與創新，從具體的經驗談起。第四場談台灣的文化願景與心靈夢想，邀請一些年輕人與文化研究學者來進行對話。

我們期待這次對文化的探索論辯，不流於空虛的場面，而渴望引向一些具體真實的個人經驗，對文化土壤的分析以及可努力與期許的方向，從這裡表達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愛心，而且抱著希望。

石計生（主講人）：

謝謝周渝先生，和各位來賓，因今天時間很短，我想我們就關於龍應台近期發表的文章〈五十年來家國〉，以及她這兩天發表的〈台北正在發生中〉，把它連讀一下，看龍應台整個論述的內容，有什麼樣問題以及有什麼樣可取之處。

今天我所談的主要東西叫：「文化氛圍的建立的辯證」。就是我們如何在台灣建立一個文化的aura，也就是一個氛圍？這當然會涉及到「流動的現實」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龍應台在看台灣的文化時，她是失去焦點的，而主要原因

是，她掌握不住今天台灣的文化流動的現實。流動的現實的內容，其實只有兩個東西：一是全球化，二是後現代的拼貼。

我稱龍應台她整個論述是「超現實」。這超現實有兩重意義：即「脫離現實」和「超越現實」。這兩重意義是怎麼形成的？很簡單，因為龍應台在看問題時，跟她的成長過程所接收、內化的「文化中國」支配意識與所佔有的文化的戰略位置，所共同形成的「由上往下」看的視覺習慣有關。她曾經是台北市文化局長，在位時，意圖把台北開拓成一個優雅的，具備有資產階級氛圍和層次的城市。這樣的思維方式，使她在談台灣的文化時，她高舉一個早已經在台灣模糊了真實土壤的所謂「文化中國」這樣的一個東西。相對於「台灣文化」，「文化中國」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一直是優雅與進步的象徵，龍應台在台灣流動的現實變遷中，不假思索地高舉心儀的大中華，因此招致猛烈的砲轟。但龍應台不回應〈五十年來家園〉的諸多挑戰，又急於另闢〈台北正在發生中，從城市景觀看文化〉的戰場，似乎顯示龍應台的善於點火，不善滅火。龍應台看不見大眾，更看不到大眾文化。龍應台因此相當超現實。

再看她在中國時報發表的〈台北正在發生中〉一文，台北這麼大，這麼多的城市地景與豐富的人文歷史，她所標舉出來關注的對象，卻是兩個常民都不會去的地方：一個叫「台北之家」，只有附庸風雅的人會去；另一個叫「寶藏巖」，這是和她所關注的特殊族群符碼相符，一個要拆遷的歷史古蹟。由此也可呼應看出，龍應台在看問題時失去焦點的原因，跟她本身的資產階級文化素養有關。龍應台在台北所建立的文化氛

園脫離了市民的在地感，其蜻蜓點水式的國際文化的邀請本質上對顯露文化流動的現實無濟於事，這是我所謂第一重「超現實」，龍應台的脫離現實。她沒有辦法跟台灣本土的興盛繁榮的文化貼近，天經地義的「本土化」對龍應台而言只是一個符號，而非真實。執政後民進黨的在地文化政策確實是台灣的社會生命力釋放流動的關鍵。「本土化」的落實，長期被壓抑的台灣研究成為顯學，台語成為主流語言。地方的，在地的特色被一一重現與重視，從最早的宜蘭的雙語教學、環保到台南的鹽水蜂炮、黑面琵鷺保育，現在每年現場直播的媽祖繞境，與隨後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地方文化節慶，均讓我們意識到台灣主體性已經成為我們真正的文化建構隊伍的一員。

而九〇年晚期全球化更造成了台灣的消費型社會的崛起與後現代拼貼風潮。意識型態融化之後，政治社會運動的退潮，各式符碼與圖騰均拼貼成為「文化台灣」的一部份，有線電視的上百台頻道說明了這點。個人手中的「轉台器」象徵分眾時代已經來臨，任何全面性的所謂的「運動」均將失效，個人及其興趣集體正式成為文化消費與創造的主體。對於個人的權利與品味的主張，特別是身體的主張，如瘦身、整容與流行的捕捉，就成為一種全民運動。原來被用以政治動員的「大眾」，現在成為「理想有價碼」的「大眾」，而且在民主自由的保障下，進一步分裂成消費對象取向的「分眾」，建立自己的神祇。台北城正是這一切商品拜物的總部，流行的前哨站，所有的城市景觀均是流行文化的註腳。消費型社會作用下的文化是變化多端，稍縱即逝的多元文化絕非龍應台的文化鄉愁「文化